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近世社會齷齪史 第二回 五十金暫依招股處 二百元押去府右堂

且說餘有聲被伊紫旒幾句引為知己不忘故舊的話，說的開口不得，回到客棧，悶悶不樂。此時旅費有限，文述農光述景未見得怎樣，若不早點謀著一件事，只怕這上海也不能久住的了。但不知紫旒的話是真是假？自己一個人越想越悶。直到晚上七點鐘時候，茶房送進來一張條子，有聲接來一來看，卻是紫旒請一品香吃大菜。有聲答應知道了，隨即鎖了房門到一品香去，問了坐號，進去與紫旒相見。座上先已有了兩個人，一個便是喬子遷，一個便是李老三。有聲向未認得，由紫旒代彼此通過姓名。原來李老三此時已經由喬子遷代他起了個表字，叫李仲英。當下彼此寒暄已畢，紫旒便讓點菜。有聲在棧裡是吃過晚飯的，隨意點了兩樣。一時點齊了，便發了菜單下去，大眾入席。一湯過後，紫旒便對有聲道：「兄弟是爽快的人，早起所說的，就是這位喬子翁。子翁在山東多年，所有那邊的風土人情、物產地理，都考究的十分清楚，為人又十分精明強幹。去年在招遠察出一座金礦，探了礦苗，化驗過，成數極高，所以稟准了山東撫台，招股開辦，撫帥給了札於，到上海來設局招股。要想請一位書啟老夫子，恰好足下現在清閒無事；子翁也久仰大名，就打算奉屈幫忙。」子遷接著拱手說道：「一切都望指教。」有聲正要回答，忽然外面跑了一個人進來，生得面目瘦削，皮色青白，手裡拿了沉甸甸的一包東西，嘴裡說道：「二哥，我早知道你又是吃大菜的了。」說著，又向眾人彎了彎腰，把那包東西向桌上一放，便就坐下，向有聲招呼。彼此問了貴姓台甫，原來這個人正是紫旒的妻舅，姓賈，表字伯繩。當下伯繩問紫旒道：「奉托的事怎樣了？」紫旒道：「我已經竭力磋磨過了，大約七十五兩庫平銀子是不能再少的。以我的交情說上去，他此刻應允照七十五兩規規矩矩就是了。」伯繩道：「大約一百元光景罷？」紫旒道：「總不過一百零兩三元的樣子。洋錢折銀價，好在是有市面的。」伯繩按一按那包東西道：「這裡只有一百元，明日再補足可使得？」紫旒便伸手去取那包洋錢。伯繩連忙一手按住道：「照呢？」紫旒便縮回了手道：

「明日包辦到就是了。」伯繩道：「那麼我們明日交易罷。」說著，拿起洋錢包子，說聲失陪，便揚長的去。紫旒不住的說：

「吃兩樣東西去。」伯繩口也不開，頭也不回。李仲英問道：

「是甚麼交易？」紫旒道：「是要捐一個小功名。」子遷道：

「既然要捐功名，何以不把上兌銀子交出呢？」

紫旒臉上漲了一陣緋紅道：「伯繩是小孩子脾氣，我不好和他計較。」回頭對有聲道：「我們說得好好的，卻被他來打了個岔，還是談我們的正事罷。子翁那邊為的是開辦之始，束脩不能從豐，暫時先送五十金一月；等將來開工之後，每年分紅，再格外酬勞，不知閣下可肯屈就。」有聲聽說有了五十金一月，自己暗付，姑勿論其豐不豐，暫時且得了一個托足之所，免了客棧的旅費，也是好的。想罷，便道：「多承紫翁的盛情，喬子翁的青眼，就怕兄弟才疏學淺，不能辦事。」子遷連忙道：

「客氣，客氣！有翁大才，兄弟是久仰的。」紫旒道：「如此，我們一言為定，明日子翁就送關書過去罷。」子遷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不知有翁幾時可以搬過來？」有聲道：「兄弟住在客棧裡，行止是隨意的。」子遷道：「如此好極了。」當下彼此又應酬了一番，吃完大菜，各自散去。

到了次日，紫旒果然親身代子遷送了關書到有聲處。有聲受下了，便算清旅費，將行李搬到子遷所開的金礦局去。子遷首先請有聲作一張票帖給山東撫台，稟報開辦招股情形，官銜倒是二品銜花翎山東候補道。有聲是向來辦慣公事的，就和他一揮而就，如式做妥，交給子遷自去發寄。自此以後，過了一個多月，沒有甚麼事，不過寫幾封往來書信。金礦局里居然也有人來附股，他定的章程是每股一百兩，先收一半。十股、八股、三股、五股，居然有人來的。

一天，子遷、仲英都出去了，只剩了有聲在家，忽然紫旒走到，有聲接著相見。寒暄已畢，紫旒便問長問短，問賓東相得否？同事處得來否？有聲倒是十分感激。紫旒談過一陣，然後湊近一步，對有聲道：「兄弟今天有一件事要和閣下商量。」

因為要還一筆欠項，要用二百元洋錢，一時沒處調動，要想向閣下通融。論理呢，我所欠尊款尚不曾清還，不便再說這個，但是『前欠未清，免開尊口』，這句是市井上的話，閣下必不如此。所以我才仗著老臉，前來商量。並且還有一說，我還有一樣東西，可以放在這裡做一個信，不過兩三個月，我就可以設法歸還的。」有聲道：「兄弟近來光景不比從前，前幾天支了兩個月薪水，已經寄了家用。閣下若是早來兩天，雖不能如命二百元，多少總還可以應酬一點，此刻卻是力不從心，無可如何了。」紫旒道：「我也明知道這一層，但不知可否暫向於遷借兩個月薪水，應酬我一半？我這信件物，暫且可以存在此地。」說罷，在懷中取出一個紙包，打開來抖出一看，卻是紫花印標了朱的一張雙月通判的官照，姓名、年貌、籍貫、三代，填的整整齊齊。紫旒一面抖開給有聲看，一面說道：「這東西別人拿去，雖然沒用，卻是兄弟一輩子的前程。此刻停了捐，就讓化了錢也捐不回來。拿了這個作信，想來閣下總可以諒我。」

有聲道：「委實是沒有，倘是有的，也無須這個。兄弟承情薦到這裡，還不滿兩個月，先就向喬子翁借了兩個月薪水了，此刻再借，恐怕難乎為情。還是紫翁自己問他商量，只怕還好。」

紫旒道：「這個倒有點未便，還是費心閣下罷。」有聲道：

「如此，這官照請先拿回去，我只管商量商量看。」紫旒道：

「如此就費心了，我明後日來取回信。」說罷，懷了官照，別過有聲，出了鴻仁裡，走到大馬路，向西行去。

一路上左右盤籌，到那裡去才可以借得著二百元呢？一路上低頭去想，猛然想著了一處，恰好一輛東洋車走過，紫旒便叫了過來，跨上去坐了，一路指揮那車夫轉彎抹角，到了四馬路胡家宅梅春裡停下。給了車夫幾十文，走到一家門首，扣了兩下門，裡面問：「是誰？」紫旒答應：「是我。」便有一個人開了門。紫旒問道：「小姐在家麼？」那人道：「不在家，跑馬車去了，只有老太太在樓上。」紫旒便一徑登樓，在樓梯上先叫道：「媽媽，你近來可好？許久不見了。」上面應道：

「是誰？」紫旒登盡樓梯，掀開門簾進去道：「是我。」那老婦人道：「哎喲，原來是伊老爺！久不見了，你可好？我家妮兒（京師閩女之稱）惦記著你呢！可巧他今兒跑馬車去了。伊老爺你這邊躺一躺，他就來的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在煙榻上坐起來，手裡還拿著一桿煙槍，嘴裡又喊道：「喜子，泡茶來。」

樓下答應了一聲。老婦人又對紫旒道：「我家妮兒不在家，那些丫頭們就都躲懶了，欺負我年紀大。」說話時，丫頭喜子捧了一碗茶上來，放在煙盤裡，笑道：「伊老爺，今兒是甚麼風把伊老爺吹來了？還是前回送衣服帳簷來過一次，以後就沒見過金臉了。」紫旒笑道：「你說我罷了，好膽大的丫頭，甚麼金啊、銀啊，犯了你小姐的諱。」喜子道：「我說的金字，不過是姓，不像你送的帳簷，全幅用了繡金的，繡出來的又是甚麼月亮咧，梅花咧，那才犯諱呢！氣得咱們小姐一回也沒有用過。」那老婦人道：「伊老爺，你不要聽她，是用得著的戲上回回用的，妮兒還感激你得很呢。」紫旒笑道：「媽當我是小孩子，我聽她呢！當天送了來，我就去點了一出《賣胭脂》，看著用的。以後我也看著用了好幾回。」老婦人道：「你有聽戲的工夫，就不來家走一趟，累得妮兒天天惦記著你。」

說話時，只聽得樓梯上一陣高底聲響，走了上來。喜子連忙打起門簾，只見一個打扮得花團錦簇般的女子走了進來，說道：

「媽，嚇煞我也，好好的坐馬車，那匹馬忽然瘋起來了，就和溜韁的一般，也不問是路不是路的亂跑，把拉韁的馬夫也掀了下來。幸得碰了兩個紅頭巡捕，才把馬拉住了。我另外僱了東洋車回來的。」紫旒聽說，便走上前把右手搭在那女子背後，左手在他胸前拍了兩下，叫道：「月梅！月梅。」月梅一捧手摔脫了，瞅了紫旒一眼道：「叫我做甚麼？」旒紫道：

「怕你嚇掉了魂，我在這裡替你叫魂呢！」月梅道：「呸！你為甚麼咒我？」紫旒一笑，往後向煙榻上一躺，故意把懷裡那包官照掉了出來，又故意連忙收起來，往懷裡亂揣。月梅問道：

「是甚麼？」紫旒道：「沒甚麼。」月梅發怒道：「到底是甚麼？又是送誰的鬼鬼祟祟的東西？」紫旒道：「是一樣正經東西。」月梅道：「拿來我看。」紫旒在懷中取出，月梅一手奪過，抖開一看，便往地下一摔道：「我說是甚麼大不了的東西，原來是一張大當票。」

說的紫旒嗤的一聲笑了。喜子俯身拾起來，紫旒接過，自行摺好。老婦人道：「伊老爺，這是一張甚麼東西？」紫旒道：

「是一張官照。」老婦人道：「要它做甚麼？」紫旒道：「凡我們做官的人，都是靠了這一張照做憑據，倘使沒有這張照，你也說是官，我也說是官，有甚麼憑據呢？」月梅道：「這是那個給你的？」紫旒笑道：「這是化了一千多銀子去捐，戶部裡給出來的。」月梅道：「哦，我曉得了，所以你把它帶在身邊，叫人家好知道你是個官。然而你揣在懷裡，人家還是看不見，不如拿來我替你糊在背上。來，喜子去拿漿糊來。」喜子果然笑嘻嘻的去了。紫旒道：「此刻喜子走了，屋裡只有我們娘兒三個，我不怕直說，我這東西是要拿出來押錢的。」月梅道：「怎樣押法呢？」紫旒道：「我今天等著二百元用，一時沒有湊處，要向人家暫借，人家若是肯借時，我便把這張照留在他處，做個取信的憑據。」月梅道：「人家要你這個做甚麼？」

紫旒道：「人家要了，本來沒用，不過我沒了這東西，就不能出身做官。把這東西押在他處，是不怕我不來取贖的意思。」

月梅道：「那麼說，我押給你。」紫旒涎著臉道：「你如果肯押，我出三分利錢。」月梅道：「你再拿那勞什子給我看。」

紫旒果然又取出來抖開，又指給他看所填的字：「這『伊金庸』，便是我的名字；這『三十五歲』，便是我捐官那年的歲數；這『身中、面白、無須』，便是說我的相貌；這一顆紫花色的，便是戶部的印。」月梅折了起來，便道：「媽！你去拿二百元來。」老婦人道：「當真的麼？」月梅道：「自然是真的。」老婦人便果然轉到耳房去了，這邊剩了二人在那裡鬼混。

過了一大會，老婦人拿了一疊鈔票過來，交給月梅，月梅接過來道：「幾時還？」紫旒道：「多則兩個月，少則一個月，就可以還的。」月梅便把一疊鈔票交給紫旒，紫旒接過來一點，只見匯豐的、麥加利、十元的、五元的、一元的，亂七八糟，參差不一，點了點數，恰好是二百元，便拿來揣在懷裡。月梅也把官照藏起。